

山海寻梦

沙漠春天

本报记者 吴浩

吴浩
姬凌波

殷玉珍又有新故事。

10月15日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意大利罗马宣布，殷玉珍入选“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森林卫士”。这是她用了半辈子的种种树人对种子总是有种下就有树的信念。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大楼顶层花园的一棵橄榄树下，她弯腰捡起几颗掉落的橄榄果，放在手心里仔细端详。

种了40多年树，她走到哪里，总要看身边的树。

“不能让沙子欺负死”

殷玉珍家里有一根钢钎，六尺长，一头磨得发亮，另一头卷了刀。往沙地上扎一个洞，把树苗塞进去，浇上水，用脚踩实。这是她用了半辈子的种种树工具。40多年下来，钢钎从六尺磨到四尺，短了整整两尺。这靠的是一个人跟一片沙地较了半辈子的劲。

殷玉珍脚下的沙地，叫毛乌素。在内蒙古，像毛乌素这样的沙化土地有不少。“三北”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，有“两个半”在内蒙古；全国60%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由内蒙古承担。在这场“战役”里，有国家主导的工程，也有像殷玉珍一样普通农牧民的坚持。

1985年，殷玉珍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。婚房是半埋在沙子里的地窖子，空间刚好站两个人，土炕上铺着谷草。“只要一刮风，这间小屋就漆黑一片，人的心情特

别灰暗。”殷玉珍回忆说，风沙一刮就是几个月，对面走过来个人，连模样都瞅不清。沙子埋了庄稼，埋了路，埋了房子。

治沙，难在“天不给水，地不保土”。年降水量不过三四百毫米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数倍。土地沙化一旦形成，便很难逆转。而毛乌素沙地处于黄河“几字弯”和京津冀上风方向——沙锁不住，黄河就多一分泥沙，北方就多一分风沙。

那几年的乌审旗，和殷玉珍一样在跟沙子较劲。往前数七年，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已经启动，但风沙还没退。那时候的毛乌素，当地人说是“人沙对峙互不让”。

“宁可种树累死，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。”殷玉珍说这话的时候，透着一股坚定。

嫁过去的第二年开春，她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羊，换回600棵树苗，种在房前屋后。一场大风吹过，只有不到10棵存活下来。

她蹲在那几棵活下来的树苗跟前，看了很久。590棵死了，她心疼。但蹲在那儿看的工夫，比哭有用。它们凭什么活？差在哪？“能活10棵就能活100棵甚至1000棵。”她认准了这个理。

从那以后，跟沙地较劲成了她的日

常。很多树种不活，她就围着那几棵活苗转，日夜观察。树苗被风拔起来，她再栽下去；栽下去又被埋了，她再挖出来重新栽。没有水，她肩挑背扛去十几里外担水，一桶几十斤，一天跑十几趟。冬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，她刨冻土，双手冻得裂口，直渗血。夏天背着上百斤树苗翻沙梁，大风一来，连人带苗掀翻在沙坡上。

树苗倒下去的时候，殷玉珍没有哭。不是不想哭，是顾不上哭。她的心思全在树上。天早了，哪棵熬过去了，哪棵没熬过去，为什么没熬过去，她都记着。面对几万亩沙地，哭没有用，抱怨没有用，只有把每一次早记住，下一次才能多活一棵。

40多年，累计造林7万多亩，那根钢钎短了两尺，林子长起来了。

毛乌素变成了“金乌素”

殷玉珍种树的学问，是在沙地里一锹一锹刨出来的。

“杨树就跟抽水机一样。”她说，“又爱起病虫害，又不抗旱。”殷玉珍发现，杨树耗水量大，寿命也短，于是她开始琢磨换树种，在日渐老化的杨树林里栽下樟子松和油松。

樟子松长得慢，但耐旱，耗水量少，寿命长。殷玉珍琢磨出了名堂。“你看这棵松树，底下的枝子枯了，上面的还绿着。它把底下枝子的水抽上来，供到顶上去。天早了，它就保命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她拍着一棵合抱粗的树干，像拍一个老伙计的肩膀。砍掉退化的杨树，

把密度降下来，让剩下的树有足够的空间和水，树反而长得更好了。

这些门道管的是单棵树怎么活，让林子成片长起来，还得靠一整套办法。

先扎草方格。沙蒿扎成棋盘一样的方格，铺在流沙上，把沙固定住。流沙稳住了，再种沙柳、柠条这些耐旱灌木。灌木把沙地踏实了，才轮到樟子松、油松这些乔木。从草方格到灌木再到乔木，一层一层来。

日子久了，殷玉珍和这片林子处出了感情：“我一上这山梁，树都给我打招呼。一棵接一棵，从这头打到那头。”

殷玉珍种树这些年，乌审旗的治沙方式变了。20世纪90年代，殷玉珍和丈夫每天背着树苗，徒步走进沙地深处，用铁锹挖树坑，一棵一棵地栽，效率低。如今，无人驾驶的播种机在毛乌素沙地穿行，自带“水杯”的树苗在旱季也能扎下根。从人扛手挖到科技赋能，治沙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。在殷玉珍看来，不管是老办法还是新办法，能把树种活、能让日子过好，就是好办法。

毛乌素变了。沙退了，树绿了，风里的草木香盖过了沙尘味。“现在的毛乌素，不光是‘绿乌素’，已经成了‘金乌素’。”殷玉珍说这话是有底气的。

乌审旗变了。几十年前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2.6%，风一吹，黄沙漫天。如今，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2.92%，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面积已达839.39万亩，治理率达到85%。治沙不仅把沙子锁住了，也把日子撑起来了，全旗农牧民通过参与治沙务工实现稳定增收。

林子刚长起来的那几年，殷玉珍的日子过得还紧巴巴的。渐渐地，樟子松长到碗口粗了，林下的草也返了青。她先是在林下养羊，后来又开始养鸡。羊是散养的，吃林下的草，粪肥又养了树。再后来，她种了沙地谷子，熬出的小米粥油亮亮的，是城里人稀罕的沙地味道。

路子越走越宽，日子也越过越厚实。殷玉珍把摸索出来的固沙种树方法教给周边乡亲，带着大伙一起在沙地里种沙棘、沙柳。大伙也跟着琢磨发展林下种植、林间养殖，让这片林子不光能挡风固沙，还能以林养林。毛乌素就这样

一片片绿了起来。

种树没有“完成”时

1999年，美国人赛考斯（本名罗纳德·萨科爾斯基）在河南任教时，从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治沙的故事，联系多家美国机构筹集了5000美元捐给她。殷玉珍一分没留，全买了树苗，一棵一棵背进沙窝里栽下。那片林子，殷玉珍管它叫“赛考斯林”。

2000年，赛考斯第一次来到毛乌素，殷玉珍家里条件差，只能给他做碗面条。2026年8月，他再次走进殷玉珍家里，桌上摆的是沙地小米粥、林下养的羊肉、自己种的西瓜和人参果。

从一碗素面到一桌特产的蜕变，不仅是两人跨越山海的情谊见证，更是毛乌素沙地生态蝶变、当地民生提质的缩影。

在殷玉珍眼里，种树这件事，从来没有完成的那一天。

她蹲在沙地上，把一棵树苗塞进钢钎扎出的洞里，浇上水，用脚踩实。这个动作，她重复了40多年。谈及未来，她甩了一下麻花辫，目光里透着一股劲：“我要发扬‘蒙古马精神’，干起来、蹦起来，我还要跑起来！”

林子起来了，风沙进不来了。可不光看树，还看树底下。松针落了厚厚一层，底下长出蘑菇。有人提着袋子来采，说回去做小鸡炖蘑菇。殷玉珍看着蘑菇，心里又琢磨开来……

一根钢钎，凿穿沙漠荒茫；一树新绿，汇聚林海苍茫。殷玉珍种下的不只是树，更是一种信念：一个人，一把钢钎，就能让沙漠停下肆虐的脚步；一群人，一代接一代，就能把春天从风沙手里夺回来。

科研条件艰苦，为什么还要留在高原？“我答应的事，就不能说话不算话，要尽自己所能去做。”刘利平坚定地说。

几年前，湖北省“十四五”科技援藏项目即将启动的消息，传到了长江大学。那一刻，即将40岁的刘利平老师心里像被什么触动。刘利平是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，多年来她一直待在象牙塔，在实验室与文献之间辗转，却始终清楚：纸上的学问，终究要有土壤才能生根。她一直盼着，能去基层一线，在田间写出实践的文章。

有些抉择背后，是一个家庭默默的全。刘利平安顿好家里，只身奔赴高原。这个时候，她的儿子才7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。

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加查县，是刘利平开展援藏项目的目的地。这里生长着大片古核桃树，果实挂满枝头，这份高原赐予的优质资源，需要更有效地利用起来。刘利平望着那些苍劲挺拔的核桃树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劲头：“这么好的资源，要是配上适当的科学技术，一定会更优质。老乡们说的那些好树，我要一棵一棵，全都找出来！”

第一年，刘利平走遍全县所有的古树村落，把村民口口相传的100多棵优株都采集到了，检测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“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核桃树，受地理环境和栽培管理模式的影响，一些核桃品质出现了退化。”虽然有些失望，但是她并没有气馁，而是转变工作思路，再一次出发了。

刘利平扩大了采集范围，房前屋后要走，偏僻山坳也要去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山又一山。最终，3600多棵古核桃树，全都有了“身份档案”。工作中的这份辛苦，她很少提起。

在发现良种以后，刘利平希望通过嫁接技术扩繁，但起初有些优株户主因为担心剪枝会伤害核桃树，表示强烈反对。

“虽然不剪枝，但我还是会经常去观察那些树，不断给大家做工作。”刘利平告诉记者，只要你真心为别人好，一次两次别人可能会误解你，但时间长了，总能打动别人。之后，刘利平不但成功嫁接了优株，培育出口感香甜、出油率高、壳薄的品种，她的工作也逐渐被村民们认可。

然而，刘利平并没有止步于此。在刘利平的指导下，依托加查镇钦巧村核桃千亩良种栽培基地，下一步还将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图景。到那时，这里不光是一片核桃林，更是一处有看头、有讲头的景区。

在高原奋斗多年，刘利平没有急于离开，她在续签合同上，又落下了三年的笔迹。有人不解，她只是平静地说：“加查核桃的基础工作，我想理得更顺一些。以后再来支援的人，不必像我当初那样，磕磕绊绊走那么多冤枉路。”

说到将来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：古树核桃要做成品牌，古树保护要变成习惯，文旅也要热热闹闹地“出圈”。

从实

本报记者

彭传旭

不是退圈，是回到生活

李治国

国庆假期过后，有一种现象格外让人注意，年轻人的微信朋友圈比以前安静多了。往年假期中刷屏的度假九宫格、定位打卡、精修美图，热闹非凡，今年却少了许多。有人打趣：“是不是大家都穷得出不了门了？”更多的年轻朋友说：“这是因为懒得演了。”

这句“懒得演了”，倒比任何数据都更直白地点出了正在发生的变化。确实，以前我们发微信朋友圈，会反复滤镜、配文案，发出去之后隔几分钟就刷一次，看看谁点了赞、谁留了言，如果有人评论没回，还觉得失礼。折腾完一圈，原本挺开心的一次旅游出行，反倒像是完成了一项社交任务。如今，不少人就选择不发朋友圈了，省下修图的时间，多睡了半小时，或者去菜市场慢慢挑几样菜，回来做一顿不一定好看但合胃口的饭。

起初以为这只是部分人的倦怠，原来不知不觉已经成了多数人的选择，这背后似乎藏着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朋友圈像一间巨大的橱窗。吃饭、出行、休闲，常常要

先服务于“拍照—修图—编辑文案—等待反馈”这套流程。生活本身反倒成了素材，素材好不好，要看能不能剪出一个漂亮的“人设”。有人为了维持精致形象，借钱也要去网红餐厅打卡；有人明明累得只想躺着，却硬撑着修图到凌晨。这些人设未必是假的，但维护起来是真累。

现在，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把这份精力收回来，不再热衷晒定位、凑九宫格，而是去逛菜市场、自己做饭、早睡早起。朋友圈虽然安静了，但日子反而热闹了。有人把这种现象叫作“纯过日子”。

“纯过日子”这四个字，听起来有点自嘲，细想却有一种朴素的清醒。其核心不是物质上的节省，也不是社交上的逃避，而是把注意力从“别人怎么看我”转回“我怎么过今天”。不追求物质堆砌，不再硬卷人设，不把生活当成一场需要不断向外界汇报的演出。

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年轻人社交负担太重，终于扛不动了；也有人说，是因为怕领导看到朋友圈惹麻烦，干脆不发

了；还有人分析，年轻人不是不玩微信了，而是转战抖音、小红书这些更为垂直的社交工具。这些解释都有道理，但这背后有一种更主动的选择，不是被谁赶出了朋友圈，而是自己决定从橱窗里退出来，回到生活中。

这种退出，并不等于退圈。年轻人依然社交，依然分享，只是分享的动机变了。以前分享是为了获得认可，现在分享是因为那一刻确实值得被记录下来。社交工具只是工具，生活本身才是目的。

抛开社交层面，“纯过日子”还有一层经济属性。“纯过日子”不是不出门，而是不再为了“证明自己出过门”而出门；不是不消费，而是不再为符号消费。他们愿意为真正让自己舒服的东西买单，愿意为一段不被打扰的休息时间买单，愿意为一顿自己亲手做的饭买单。这种消费、这种生活方式，更安静，更日常，也更可持续。

有时间，才有消费；有边界，才有活力。当年轻人不再把生活当成一场持续不断的汇报演出，他们反而可能释放

出更真实、更长久的消费意愿和生活热情。这不是放弃消费，而是消费去滤镜；不是社交退场，而是社交复位。

其实，把目光从手机中移开，日子就会铺陈开来：清晨的菜市场，青菜上还挂着水珠，豆腐摊冒着热气；午后，有人去旧书店淘一本绝版小书，有人在社区球场打一场不计输赢的球，有人在河边骑行；夜里，阳台上茶汤渐凉，书页轻响，猫在脚边打盹……没有定位，没有九宫格，没有等待反馈的焦灼，日子却像一幅慢慢展开的长卷，处处是颜色，处处有声响。

当然也要提醒一下，“纯过日子”不是一道新的教条，不是把朋友圈关掉、把门关上，更不是用“不争”掩饰退缩。这只是把生活的根扎回自己身上，但根扎稳了，还要往上长。省下的修图时间，可以读几页书、学一门手艺、跑一段路；收回的注意力，可以分一点给父母的白发、朋友的低落、邻里的难处……把生活过扎实，把心留出来，带着温度、带着劲头，重新回到生活。